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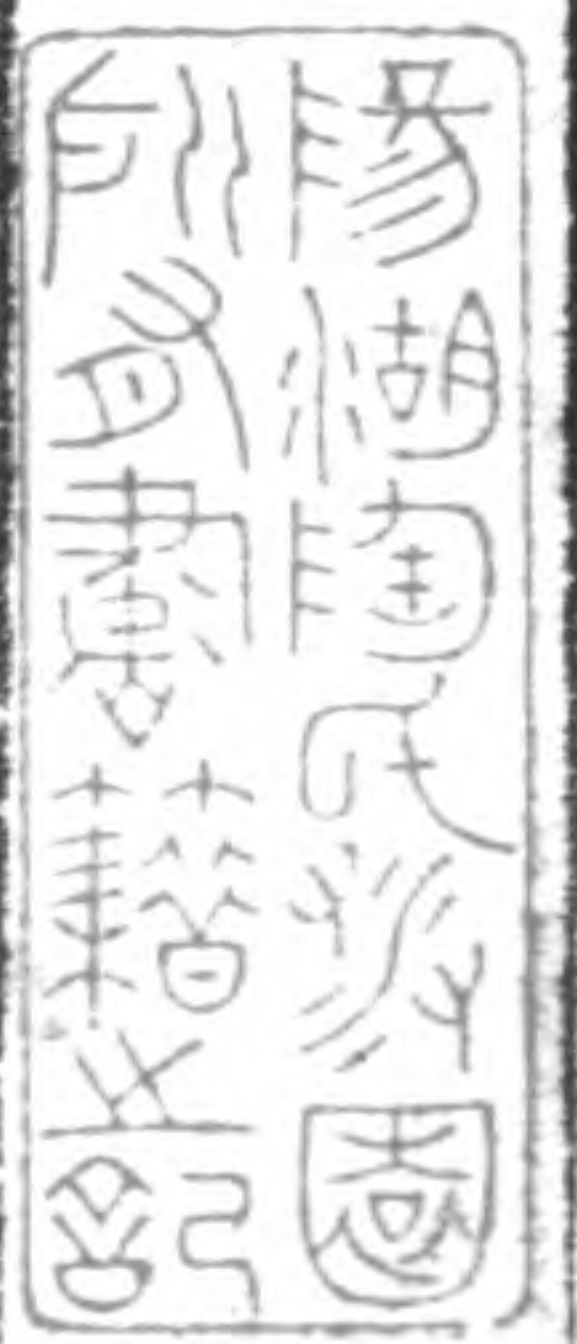
子部

子部

古言序

正德丁卯曉年九歲先公携至百可園教
識字逾三月四書成誦先公喜曰可教也
時時取經史解說大意後三十餘年詮錄
授兒曹十不存一矣項甥子長進士見而
說之遂付諸梓嗚呼音容如在忍失此身
哉

嘉靖乙丑十月既望曉識



古言卷上

海鹽鄭曉

八卦伏羲所作重之者文王也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義畫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文畫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皆止八卦至周首乾乃有六十四卦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義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易也

成周時六卿遷轉三公不然初太公爲太師卒周公代之周公卒畢公代爲太師召公仍爲太保周公爲冢宰卒召公以司空代之代冢宰而不代太師也召公歷三朝皆太保畢公代太公爲司馬而不代太師毛公代召公司空而不代太保蓋毛公代榮公爲太傅康叔代太史蘇公爲司寇而不代其太史代太史者

逸也

商伐夏秋收時周伐商春耕時

散宜生南宮适閔天太顛皆學於太公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美里時年

八十八其所演易彖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則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毫釐傾平之迹天壤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

駁雜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聖學相傳至孔孟論者皆云直至宋儒周程始為得孔孟之傳論孔庭從祀者益多其說孟子之後惟文中子周茂叔程

明道朱晦庵之學爲正若荀况楊雄董仲舒皆大儒知學追之未叔以文章言道術又次之漢諸經師人品雖不能盡善然實有功於聖教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旣成以授游夏令參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

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其去聖人未遠宜信

陰厭陽厭求神無定在也不知其神在此乎在彼乎故有正祭必先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孝之至也孝之至也愛之至敬之至也何言乎陰厭陽厭也陰厭於奧也陽厭於屋漏也奧室西南隅不得戶明故曰陰厭屋漏室西北隅當屋之

白故曰陽厭此疏說也抑亦陰謂神之
歆祀而始來陽謂神之就享而將去其
來來自陰也其去去自陽也詩正義云
大夫無陽厭非也夫特牲饋食士禮也
陰厭陽厭不殺於士而况大夫少牢饋
食不有陰厭乎有司徹不有陽厭乎少
牢饋食有司徹皆大夫祭禮也一事也
有司徹者少牢饋食之終也大夫之祭

始饋尸於堂卒禮尸於室一日之事也
非若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故少牢
饋食無陽厭有司徹有之有司徹無陰
厭少牢饋食有之大夫之祭其先也隆
於士而殺於諸侯也非大夫無陽厭也
惟夫宗子殤者陰厭耳矣庶子殤與無
後者陽厭耳矣是謂殤不備祭由是觀
之陰厭之禮隆於陽厭備於陽厭徐於

陽厭陽厭者徹俎而改饌也又曰二厭無尸陰厭而後迎尸尸出而後陽厭也程子傳易據王弼本弼出費直朱子易本義據呂伯恭古易則本之田何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以爻彖文言等參入諸卦以解經田易傳自孔子經分上下以孔子所作爲十傳皆有章句蓋程朱傳義異本今乃並行乃以朱義從程傳學

者不復知有古易矣

記曰雩宗祭水旱也宗讀爲榮讀如字者誤矣夫雩請雨故魯旱則雩榮請霽故鄭水則榮古之人雩祭以牲雲漢詩曰靡愛斯牲是也榮祭以牲春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是也左氏凡天灾有幣無牲之說豈別有據乎周禮雩祭司巫榮祭鬯人各專其事漢禮雩衣皂榮衣

朱各異其物蓋雩從雨榮從火故雩以
女榮以男雩於北榮於南陰陽之義也
舞皇用瓢古法也或謂雩以男依榮以
營域更詳之

雙生子質家先先生文家先後生其義未
詳

用人理財平天下大急務用人是教理財
是養古之教人所教在是則所用在是

所用在是則不教而人自從之後世所
教非所用所用非所教萬語千言人誰
信之古者養民何嘗有所施於民只是
不妄取之而已後世竭民財力不得養
其父母妻子而以區區帛肉與民曰我
養老又輒云免租幾分而寔他端取之
以盈其數皆由生者寡而食者衆爲者
舒而用者疾一有軍旅水旱窘迫無策

又加賦於民所謂恒足正謂平日生財
卒有兵荒自能贍給非謂一歲之入僅
供一歲之出而已苟歲入不足支歲出
國之喪亂無日矣

石經大學次序亦自可玩味首大學之道
四句次古之欲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
末四句又次綿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
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

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
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
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
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
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
次所謂平天下首三章次秦誓四節次
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

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
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
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
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
節次明德親民二章次穆穆文王三節
終焉

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
更定之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

漢大司農鄭玄所註唐國子祭酒孔穎
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栢四明
黃氏震草廬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
孺山陰景氏 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
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
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
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不同魏
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覲

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亦不爲無見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分於宋儒

近世言鬼神事卽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

氣發揚於上爲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吳季札莖子羸博之
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間
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胡康侯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穀梁氏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
壞宮室曰伐胡說爲優

人生七年曰悼十年曰幼二十曰弱而冠
然少昊十二而冠魯襄公亦然三十曰
壯乃有室文王年十四而生伯邑考四
十曰強乃仕禹益治水皆年未二十五
十曰艾言髮蒼白如艾也然又曰少艾
六十曰耆男子耆而閉房無世子則命
貴公子將薨亦如之蓋未六十無立庶
子爲世子之法恐立而復黜乃亂道也

七十曰老家事傳矣况王事乎故曰大
夫七十而致仕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
期

衡統紘纒四者皆冠之飾衡維持冠者筭
是也統縣瑱之繩即克耳也紘繫冠於
首冠冕有筭用紘紘用一組緇布冠無
筭用纓纓用二組纓自上而結下紘從
下而屬上皆垂其餘也纒冠上覆者冕

以木爲幹衣其上謂之纒藻率以韋爲
之以籍玉也鞞鞞佩刀削飾上曰鞞下
曰鞞鞞紳帶即大帶屬帶垂貌游旌旗
之游纓馬膺前飾錫在馬額鸞在鑣和
在衡鈴在旂

聖人以春秋屬子夏孝經屬曾子春秋二
尺四寸書孝經一尺二寸書詩亦屬子
夏

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
麟至杜說是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
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
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
左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康成六藝論曰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識
穀梁善於經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
墨守起穀梁廢疾自後二傳微而左氏

顯

古者釋經不敢自信故其傳不與經相參
雖孔子傳易亦然春秋三傳亦不聯經
石經書公羊傳有傳無經漢諸大儒爲
傳訓者往往與經別行至季長註周禮
謂如此則學兩讀遂以傳入經後漢以
來就經爲傳者自季長始也元凱解左
傳亦合而爲一

疑傳疑信傳信一仲子也左公牟以爲惠
公之妾桓公之母穀梁以爲孝公之妾
惠公之母觀春秋書惠公仲子恐左公
羊說爲是公牟以子氏爲隱公母穀梁
以爲隱公妻妻是也

左傳魯定公八年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
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

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旣斃
矣焉能射人殪曰什也要離謂夫差云
臣迎風則偃背風則什什前覆偃却倒
春秋魯史本名聖人未修時名春秋修後
亦名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已修之
春秋下文魯之春秋是未修之春秋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春秋之未
修者其義則其竊取之此春秋之已修

者未修時事與文猶乘櫛杙既修後則
事有褒貶文有筆削矣

乾之彖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彖見文王
事殷之心

乾九五革九五皆聖人在天子之位也龍
飛堯舜也虎變湯武也坤九五周公以
之泰九二房玄齡韓稚圭以之蹇六二
諸葛孔明以之遯上九錢淡成有焉

易若無序卦後儒又將以六十四卦爲錯
簡而別爲叙次矣

伏羲作八卦非取於河圖也孔子傳易曰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
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不此之信而信漢儒之說
可乎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不言
洛龜事

後世言伏羲止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
卦者非也若無六十四卦何以能筮筮
必六十四卦乃有三百八十爻不然筮
必一爻動而後可占二爻動則無卦可

占矣若謂至文王方有六十四卦何以
唐虞時卽有龜筮協從之說三皇堯舜
何以取象於渙於噬嗑等卦乎

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說者謂先師引穆
姜之言恐非穆姜所能言蓋穆姜能記
述先聖賢之言也

外夷爲中國患者北胡爲最西羗次之南
蠻又次之東夷在海中者未嘗有出入

中國殘毀省府經行深入千里者航海
登岸遠不過百里

周時六卿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序不以所
領公孤爲先後如顧命召六卿召公太
保以冢宰第一次司徒芮伯宗伯彤伯
司馬太師畢公司寇衛侯司空毛公太
傅不以侯伯封爵論

唐律文章甚佳疏義亦詳博長孫趙公等

所撰但日類殊不分明曰名例曰禁衛
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
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
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上魏李
悝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
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名例律如具法
商鞅改法爲律漢律九章又終爲戶興
廩三篇并法經百九章曹魏曰漢律爲

十八篇晉增爲二十篇

凡笞杖徒各五流三死二二絞斬俱贖銅
一百二十斤

姓一字而名三字令尹子文姓三字而名
一字侯莫陳悅

柴字子羔施字期滅明字子羽不知何義
漢唐不可無朔方猶都燕不可無大寧上
谷雲中大寧今與朶顏夷矣

三代後守成令主漢文帝第一宋仁宗次
之仁宗時人才迭進迭退政事乍行乍
止又有郭后事所以不及文帝文帝近
王道矣唐玄宗才高無行晚年竟致亂
自古女禍最烈况楊氏又非妹妯娌乎
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周之七祀
雖四時祭於臘亦聚祭也八蜡諸神共
立尸而伊耆氏配之伊耆始爲蜡

平勃之留少帝以俟代王也辟弑君之名也少帝真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其母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母我長必爲亂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終

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士冠禮天子諸侯大夫同天下無生而貴者冠而受命於君始貴也若天子諸侯踐祚而後冠者又有公冠禮其賓以大夫之賢者

冠者取脯適東壁北面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蓋冠時母在闈門外闈門在東婦人入廟所由之門故適東壁北面

見之母拜者拜受脯也非拜子也脯祖
宗所賜也其曰母拜之成人而與爲禮
也非是

公孫丞相布被非僞也公孫節儉惡衣食
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
存卹其後司馬園館不知公孫有否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
天下後世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

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諒其心萬口交
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言
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有大功於天下後世者莫
如漢武帝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
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拓華夏今遼東
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并
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變夷爲華交州

今爲安南竊據朔方今爲胡虜巢穴在北平之大寧今昇朶顏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宋仁宗以王韶取河岷宕洮疊五州受賀於紫宸殿賜王介甫玉帶初韶旣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乘間復據河州韶冒險兼程入洮州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率衆尾韶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宕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萬計蓋宋偏安境

土日蹙屢困於夷狄如洮岷河不守隴
右必危而關中不可守介甫主議遣韶
破西羌以安隴右不爲開邊生事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
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子謂文中子
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過仲舒遠甚朱
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恐
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古

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荀文若身名俱
喪爲何只爲忍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
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得脫去或才露
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即文若
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
躬耕南陽不遇玄德不相從耳玄德本
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詔禪位玄德稱

爲帝室之胃文若亦知之而不能舍操
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守成之主在位逾三十年者亦不多得夏
不降六十年孔甲三十二年商太甲三
十四年沃丁三十年太戊七十六年祖
丁三十二年高宗六十年祖甲三十四
年帝乙三十八年周成王三十八年昭
王四十二年穆王五十六年宣王四十

七年平王五十二年襄王三十四年敬
王四十五年顯王四十九年漢武帝五
十五年唐高宗三十五年玄宗四十五
年宋仁宗四十二年高宗三十六年
姓與氏異姓其本也氏其支也故曰言姓
必在上言氏必在下如稱周王則曰姓
姬不得曰姬氏稱四岳則曰許氏不得
曰姓許今人嘗書姓某氏相襲誤耳余

姓姬鄭出自周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國在華陰後遷溱洧之間爲新鄭久之子孫有以國爲氏者友即桓公然以國爲氏亦非禮禮以王父字爲氏祝融之後封於檜國於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溱洧之間後爲鄭桓公所滅而徙居焉檜之後亦有以鄭爲氏者故姬姓之鄭黃帝出姓妘之鄭高辛出檜一作郟故又

稱郟郟人

鷺色本白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鼓吹舊有朱鷺曲是也

姓字從女生故上古八大姓皆從女曰姜曰姬曰媯曰姁曰羸曰姁曰姚曰妘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哭師哭友哭所之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蓋斥爲禪學

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
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
聖人百世

橫渠學術純於伊川子厚文章優於退之
平津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
公

兩漢宰相絕無如李林甫秦檜盧杞蔡京
者然檜尤甚於林甫京尤甚於杞

舜攝政徧於羣神周作洛咸秩無文鬼神
之當敬如此子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
乃所以敬之也傳說曰黷於祭祀時謂
弗欽不遠之也

材之用世者日卑一日世之忌材者日狠
一日人之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
者日甚一日

孟子至炎漢後始益傳於世註有趙岐陸

善經音釋有張鑑丁公著自善經已降
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音釋二
家張氏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了氏稍識
指歸僞謬時有王本孫奭等作音義二
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說爲正
義於是孟子有趙註孫䟽行於世七篇
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章者文之成句者辭之絕章者明也總義
也包體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
以局言也

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
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此豈知與民同
樂之意乎

夏諺漢註云夏禹之世民諺語宋䟽統言
遊豫皆巡行別言遊者有所縱而至於
適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故遊則未至

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徵招角招爲事爲民皆以招名者孫氏云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恐未必然是時韶樂尚傳於齊又世皆重韶樂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八八六十四民之象也角亂則憂其民怨徵火音三分宮損一以生其

數六九五十四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隳宮九九八十一商八九七十二羽五八四十八商三分徵益一以徵五十四而三分之每分十八於五十四而加一十八則得七十二矣羽三分商損一以商七十二而三分之每分二十四於七十二而損二十四則得四十八徵角放此

齊桓在位四十三年景五十八年二君能
久任管晏管晏不能爲國遠慮區區圖
伯一時不知正心正家正朝廷之道仲
卒而豎刁易牙開方用事竟致五公子
之亂嬰對叔向憂陳氏不聞匡救之術
景老屬子荼於國高二大夫景卒五公
子出奔陳乞鬪諸大夫國夏高張晏圍
奔魯乞遂弒荼立陽生蓋景卒纔十年

而田常又弒簡公姜竟爲田所滅

易牛章見聖賢遇巷納牖之意先發難令
其良心不覺萌動非發難令其良心勃
然興起有力行之勢又發難令其以是
良心而行善政蔽錮漸開而本心自見
非平日自己察識天理真機圓熟不能
隨緣解縛如此

民事不可緩卽兼富與教蓋安民生與民

行皆以力田重農爲本務下文遂詳言之非言匹夫事也

聖人無行不與即是教不必就事就問始爲教故曰予欲無言孟子反齊滕之路不與子敖言使事吊公行氏亦不與子敖言樂正子乃從之自魯之齊烏在其師孟子乎是時孟子在齊子敖使魯故樂正子自魯從之至齊孟子稱樂正子

好善未聞不能惡惡而能好善者蓋孟子切責之後改悟而進德也

司城宋卿貞子姓名不可考陳侯名周陳懷公之子湣公後爲楚所滅夫子主於司城而臣於陳侯也司城謚貞必正直而非邪佞者宋六卿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古有司空無司城惟宋以武公名司空改司城

滑釐卽慎到墨子弟子善用兵嘗與同門
三百人持魯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慎子
四十六篇與宋鈞同時孟子獨舉齊魯
初封言者以魯伐齊而取南陽齊益不
足魯益有餘非復太公周公之舊疆山
南曰陽岱山之南曰南陽在齊之南魯
之北

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
上智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無故
孟子亦不斥其非直云乃若其情云云
但說到情便與性異

民社雖非卽以爲學亦不可謂學也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
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
夏侯勝丞相韋賢及玄成魯扶卿太子

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
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
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
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邪王卿御史
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
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
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
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

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
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
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
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
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
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
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
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一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
鄭陳王周生說并已意爲集解宋侍講
學士刑卿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書也所
謂倉頡本體周所用今人不識也形多
一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科斗
聯字成句聯句成章積章成篇積篇成帙
孔門諸弟所問皆性命道德之旨孟子弟
子所問不過古今聞見人情世變而已

惟公孫丑問不動心最精切

思無邪疏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
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
定公繼兄昭公而立受制意如意如逐昭
公旅死於乾侯王法所必誅又廢世子
葬衍及務人定公不能討賊孔子修春秋
於其元年不書正月亦不肯仕魯其答
或人之問獨舉友于兄弟爲言蓋貪位

保奸而忘君父兄弟之讐孝友安在
佾舞之數服虔說每佾八人蓋減行數不
減人數隱五年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
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杜預云惟天子得
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
預及何休說行減人亦減正義以舞勢

宜方行列旣減卽人數亦宜減從何杜
說諸侯則六六三十六人也

䟽說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
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揖讓而升者出次揖及階又揖升堂又揖
下而飲者射旣畢揖而下衆偶畢又揖
而上勝者先升負者繼進坐取解豐上

立飲卒坐奠觶豐下季長曰多筭飲少
筭禮又曰勝者袒袂執張弓不勝者脫
夾持弛弓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穀
梁曰太室卽世室

禮有金鐸木鐸鐸鈴也皆以金爲之舌金
曰金鐸木曰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

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
位云振木鐸於朝疏云武事振金鐸文
事木鐸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
時世衰俗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
人爲革命之事安得寧帖武王革命後
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革
命事觀其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

盡善可見

世本意是申古時書今世本載仲孫獲生
南宮縉又云臧孫辰爲公子彊曾孫乃
春秋後人所纂

微生畝高一人畝名高字也名呼聖人而
謂其佞直也乞醯與鄰非直也必欲周
人之急亦非固矣故聖人敬遜而稱許
之

子桑伯子王肅何晏皆云書傳無見康成
以爲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也邢昺以
爲非是衛大夫亦有公孫枝

費壯邑也僖元年公子反敗莒于鄆公賜
之汶陽之田及費魯之有季氏自此始
季世卿執政不臣費邑宰效尤數畔昭
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定八年公山弗擾
以費畔故欲得閔子宰費

老彭正義云即莊子所謂彭祖王弼以老
爲老子彭爲彭祖世本云老彭姓錢名
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
百歲錢音翦一云即老子

聖人歌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此蓋不夢周公而
修魯史時也鳳兮鳳兮何德衰豈狂歌
哉

太伯伯夷季札皆讓國季札固不及伯夷
然取其節惟顧天倫而輕人爵何等高
潔若以宗社論札雖不讓可也若太伯
又非伯夷所能及伯夷直欲伸已志前
後事都不粘帶季札尚顧其國季札守
節之讓伯夷求仁之讓太伯達權之讓
也觀札之觀周樂年九十餘尚將兵救
陳其學識才略亦豈易及哉春秋書吳

子使札來聘本是褒詞稱吳子稱使稱來聘語意可見其稱名者禮使大國以卿大夫無職而使曰攝札非有職者以賢故攝凡使於上國者卿大夫則書公子公孫否書名蓋非世官不得稱公子公孫稱公子公孫即官矣札本吳太伯仲雍後吳以讓建邦亦以讓喪邦

聖人皆名呼弟子惟閔子騫字之不知何

意

季氏富於周公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國封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

乘觀孟子時魯衰已甚尤云方百里者
五夫子時魯更大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用之平叔又云一說
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
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得之

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用緇衣以裼
之麕裘素衣狐裘黃衣蓋先明衣次中
衣次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正服夏

不用裘用葛緇衣羔裘視朝之服黑色
素衣麕裘視朔之服白色黃衣狐裘大
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
蓋大蜡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
月行事郊特牲蜡祭黃衣黃冠而祭息
田夫也註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
是勞農以休息之

車中不內顧包氏曰前視不過衡軛傍視

不過輶轂予謂視不下帶顧不過轂匪
惟存心亦以養目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
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
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
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
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
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

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
殿上改求我廡中

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
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
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
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
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皙是時有
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

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替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

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已中已在禮中已去則禮完矣視聽言動無非禮即喜怒哀樂之節中即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即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全真皆是言體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箇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

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
本體乾淨一分克己復禮非二事外家
言但盡凡心即爲聖解近之

馬季長曰在邦家必聞佞人黨多疏曰妄
相稱譽也

衛靈公無道以有人竟免於喪然仲叔圍
祝鮀王孫賈皆未足爲賢魯襄公十九
年衛獻公之二十三年也季札至衛說

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後蓋二十年
而靈公立伯玉輩多尚在而靈公不能
用也

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疏曰衣裳之會也
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曰始
於北杏終於葵丘爲十一會或曰不取
北杏陽穀始於兩鄆終於葵丘爲九會

史記又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
管仲召忽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定也故
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誚死事甚
難立功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功不
嫌忽之死自經溝瀆非指忽也

魚伯王同時仕衛稱賢大夫聖人至衛嘗
與之交故論二人言魚之直邇有道如
矢直矣無道亦如矢不亦直哉有道而

直可能也無道而直不可能也若伯王
則君子哉蓋得隨時順應之宜有道則
仕行其志不負其官無道則可卷而懷
之此不但不屑苟祿不肯失身可卷而
懷庶幾潛龍之德我不以不仕矯人人
不以不仕嫌我人不以仕強我我不以
仕徇人多少有才有行的人到無道時
不可卷懷以及於難此伯王優於魚也

有道而仕可能也無道可卷懷不可能也
也可字有意味若云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易矣

路訓大故君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

季文子初得政歷武子悼子平子桓子五世定五年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九年魯伐陽虎虎出奔齊季長註陽氏爲

季氏家臣至虎三世

戒色不必至淫污苟合雖夫妻稠第間不能以禮亦當戒戒鬪不必至爭強尚力只父兄妻子友朋童奚間一言不合忿怒相加凡一切禮貌言動稍有拂意卽龕心浮氣厲色嚴聲亦是或設計中傷陰謀巧詆鬪知報復亦謂之鬪戒得不必至損人利己忍辱冒利恃勢取盈非

其義也一介不取諸人乃是戒得三戒
分少壯老各於其甚處言之要之三戒
貫老壯少

子欲赴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即浮海居夷
之意

性言相近即見天命之性其初不能同習
言相遠即見氣質之性其初不甚異
論六逸而不及朱張不知何意王弼言朱

張字子弓荀况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
子同故不論恐未必然

魯樂官八人去國適者去此復仕之謂八
者去此不復仕也

包氏四乳八子之說不知出何書康成以
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曰宣王時人
嗟乎姓名之難傳於後世豈獨四八目所
載耶孔門三千之徒速肖者且七十今

見論語纔二十七人耳

伯益綜聲於語鳥介盧辨音於鳴牛漢儒
言公冶長亦知鳥言被縲紲之辱又言
伯益臯陶之子生五歲而佐禹治水論
功錫土封伯賜嬴姓秦其後也又曰益
若鳥獸其裔孫非子善養馬

夏小正正月雉震响驚蟄而响也謂震爲
晨未然文中子司馬公方氏皆曰晨响

朝响亦未爲非但雉寔遇雷鳴而始响
响多在朝不在夜耳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
以當之但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
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虞書一典二謨曰堯典曰大禹謨曰臯陶
謨乃古本也五篇非古本矣

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此三句似非聖人之言試除去讀之意
尤渾然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
十年之用此豈門墻桃李哉庶幾棫樸
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大學漢儒所註本是恐不可更爲詮次親
民二字陽明先生說爲是

壹是皆以修身爲本非謂齊治平以修身
爲本是格致誠正與齊治平通以修身
爲本吾儒格致誠正工夫與佛老無甚
異但二家不歸於修身遂涉虛無寂滅
吾儒却說修身須於視聽言動綱常倫
理實踐故曰格致誠正要在修身爲本
權謀術數一切功名之術豈不知治人
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故曰齊治平要

在修身爲本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其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

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異於商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親民也養之教之所以齊治平也故曰樂利曰散財聚民曰不畜聚斂之臣皆所以養民也教不言庠序學校而惟以好善惡惡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庠序學校之教亦興賢而糾不肖耳况好惡之正又身教之則也舉錯在此則民之趨避在此

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
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
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無餘強而名曰
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
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
汨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楚書身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仁親固所
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

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誓一大臣好
賢者卽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妬
賢者卽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
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妬賢之
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周公
後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妬賢大臣
自李林甫後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
常少而亂日常多

康成曰子思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不言大學是曾子作疏以十目所視節爲記作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之
天命之謂性命卽詩維天之命易窮理盡性之命孟子立命之命

教卽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誠明漸明誠俗

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喜怒哀樂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覩不聞慎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慎獨中位育似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爾不俟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

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
若是也即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一家之
中父母親族童叟相安耕漁蠶織雞豚
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發而中節怒而刑殺人也是和哀而慟也
是和如不中節喜樂亦是乖戾於此體
察便見吾儒之學與佛氏不同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

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
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
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
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發慎獨
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
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

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易曰文王作

易其有憂患乎皆孔子之言也何以既
曰有憂又曰無憂或曰有憂者國事也
無憂者家事也恐未必然惟其有憂所以
無憂惟其無憂所以有憂

宗廟序昭穆堂上叙祖宗之昭穆堂下叙
子孫之昭穆但此句所以叙昭穆却是
言子孫也昭穆廟中叙次非漢儒言之
後人何由知之

至誠前知專據人事禎祥妖孽卜筮吉凶
四體得失皆無定興亡亦然惟善不善
却有定理如禎祥本是興之兆前知者
但知善者必能當此禎祥而興不善者
必不能當此禎祥而亡餘放此故亂世
之禎祥豪傑所喜治世之妖孽賢聖所
憂至誠如神惟誠故明無意於孰興孰
亡惟知孰善孰不善耳動乎四體一端

尤難解註中執玉高卑其容俯仰尚易見更有難知者如夏臺囚而商熾姜里繫而周昌勾吳以文身開國朝鮮以被髮建邦魯莊以趨蹌蒙羞漢成以容儀促祚丹朱以啓明殄世商紂以慧辯殞身非聰明睿智者其孰能察於斯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

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到前

至誠至聖聖言外德之至誠言內道之至惟有爲己之實心工夫一節密一節自造其地道體本無聲無臭故求道亦必自不覩不聞時著力戒懼乎其所不覩不聞非是著相亦非是著空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此有物乎無物乎

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

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川流敦化一字一意脈絡分明是川而往不息是流根本盛大是敦其出無窮是化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

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喜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其上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

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玄王湯也朱傳以爲契以下文有武王又有至於湯字也但追王始於周亦止追王三世太王王季文王后稷始祖以下皆稱先公若商則未有追崇三世禮况始祖乎若商已追崇契周必追崇稷矣

桓撥二字本湯功烈桓者武也撥者撥亂反正也受小國大國亦湯事契何有焉

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出秦博士伏生所謂虞夏商周四代之書也尚書本不止此遭秦焚坑之禍藏於壁中多遺失耳伏生以此教於齊魯間爲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伏生使太常掌故

晁錯往受之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
古文尚書於是古文尚書反多於今文
孔臧與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
以爲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
書是武帝前本無所謂古文尚書故孟
子引放勳乃殂落云堯典安國古文分
堯典慎徽以下爲舜典又分臯陶謨帝
曰來禹以下爲棄稷分盤庚爲三篇分

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凡五篇
中間多有改竄而尚書遂非故經劉歆
云古文一十六篇者類多恠異之說凡
經書所引率所不載當時老儒尊經不
肯置對不肯奏立學官歆移書甚勤竟
亦不聽安國古文相傳至東晉時又有
二十五篇之書乃改棄稷爲益稷齊蕭
鸞四年姚方興以慎徽五典不可徑分

爲舜典又增曰若以下二十八字甚至
改易刪落益無忌憚此又東晉假安國
之書而爲之也蔡氏集註並存今文古
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先
儒嘗疑古文易讀今文固難讀亦欲有
所釐正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
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
不廢伏生書先出名今文安國書後出

名古文者以古文科斗書今文隸書故
也

舜初爲司徒再爲百揆三爲四岳四岳位
在百揆上周官云百揆四岳四岳又在
百揆下觀堯咨四岳不必百揆舜詢四
岳後咨百揆百揆在四岳下也

帝堯求人至公無私其臣放齊首舉丹朱
曰尚親也帝不然又問舉工共尚功也

帝不然又問衆舉絲以尚才也帝又不
然必至舉舜孝友乎人尚德也故云禪
舜張本

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姓如喪考妣罔違
道于百姓皆指民言圻內天下隨文立
義爲是漢儒以爲百官非也

五典五品五教若非孟子說明教以人倫
後世何由知之漢儒已見孟子乃據左

傳以父母兄弟子爲五品父義母慈兄
友弟恭子孝爲五教五典非是太誓五
常洪範彝倫卽五典也

咨汝二十有二人蔡註是漢孔氏以四岳
爲四人不數稷契臯陶仍舊職者而并
禹益垂伯夷夔龍十二牧爲二十二人
鄭康成又不數四岳及稷契臯陶而以
爰斨伯與朱虎熊羆爲四人并禹益垂

伯夷夔龍十二牧當之皆非觀堯典兩
書岳曰是岳爲一人舜賓于四門是四
岳之職爰斯伯與朱虎熊羆是七人并
九官乃十六人所謂八元八凱也左傳
元愷中有伯虎伯熊又有庭堅即臯陶
字

寅賓出日春分之早三一日也平秩東作
言一時也日中星臯曰仲春一月也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交質不及二伯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
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
傳云平王與鄭交質是桓文前亦有質
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皆據世本言有扈與
夏同姓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
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亦有商均夏

有觀扈周有管蔡是皆同姓觀不可考
蔡註言孔氏以舜喪畢之明年即位改元
不知何所據此蓋據孟子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南河之南云

帝嚳居亳十四世至湯八遷復居亳湯後
四遷至盤庚又居亳湯之前世本言昭
明居砥石左氏言相土居商丘餘未詳
宋都安邑在湯都亳西商伐夏當從東而

往書序升陞升者下向上陞是山阜之
地漢儒以為歷險迂路出其不意陞在
河曲之南蓋潼關左右從陞向北渡河
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西桀西出拒
湯故戰於鳴條之野余謂是時夏都河
山之會商正路從東而西桀或西走北
保太原西保秦雍山河險固卒難成功
乃從間道從西逼之敗必東走東方平

曠無險可走逐故也桀後果東入山出
太行東南涉河至三臆奔南巢湯就放
之於此

康成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
子舜攝位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
位改正故云月正元日非也猶云令月
吉日辰良耳王肅輩皆言惟殷周改正
易民視聽夏巳上皆建寅是也

金作贖刑漢孔氏註爲黃金唐孔氏呂刑
罰鍰傳爲黃鐵與此不同蓋古金銀銅
鐵皆號爲金釋器黃金曰盪其美者曰
鏐白金曰銀其美者曰鏐是金銀皆名
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爲削治氏
爲殺矢鳧爲鍾臬氏爲重段氏爲鑄祧
氏爲劔有銅有鐵皆名爲金鐵亦包銅
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也古之贖

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
兩今與銅相敵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
兩收緇十疋

虞書五刑註墨劓剕宮大辟據呂刑也魯
語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
次鑽笮薄刑鞭朴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
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亦

走供救日食之百役周禮庭氏云救日
之弓矢役庶人供之鄭註庭氏云以救
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
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蓋用祭天之
雷鼓也左傳有日食伐鼓用幣之禮車
馬曰馳步趨曰走

政典七政之典籍也故言先時後時與周
禮政典不同

修五禮據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有庸不
宜獨異孔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王肅
以爲王公卿大夫士鄭以爲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庶民此無文可據意說
耳

漢儒言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以糠
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余見今郊
廟樂器亦有搏拊狀狀如漢儒所云

文王罪人不孥甘誓湯誓有孥戮之文蓋
軍法也康成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
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
子入於春槩謂從坐而沒入縣官也孔
以孥戮爲權脅之辭

湯有天下聿求元聖伊尹也其次虺卽萊
朱又或是疑臣扈汝鳩汝方誼伯仲伯
咎單湯元年至太戊立時一百三十年

矣事太戊者即此臣扈耶

漢儒說九族有二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皆同姓

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此建丑月也可見

商改正朔不改月數漢註以前爲不踰年改元後爲服闋非也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

伊尹事當以商書及君奭孟子左傳之言爲信汲冢周書妄也

太甲子沃丁立八年而伊尹卒大霧三日

沃丁以天子禮葬于亳祭以太牢親臨其喪尹時年百有餘歲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今亡

殷商並稱北朝代魏亦然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單稱也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兼稱也亳是殷地故殷社謂之亳社

太誓十有三年蔡註以爲武王卽位之十

三年漢儒以爲通言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并居喪之年中間武王卽位不改元故云十三年皆非是今太誓與僞太誓皆可疑詳玩今太誓亦不似武王太公周公召公文法詞意比之牧誓相去遠甚豈可卽據以爲當時信書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

九十三而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
矣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與太誓不
合今考武王乙巳踐位巳卯伐商乙酉
崩蓋十有一年而東征或傳寫誤爲十
有三年據此文王崩時武王年已七十
七武王少文王十九歲

古言卷上終

古言卷下

海鹽鄭曉

先儒皆信今太誓非僞書以爲孟子引太
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等語春秋傳引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戎商必克孫卿引獨夫受禮記引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

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皆僞
太誓所無遂信以爲此真太誓焉知好
事者不以僞太誓無此文人不之信故
用孟子諸書所引太誓文竄入所造太
誓中以圖取信於人乎

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
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版泉之

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
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
筮之遇泰之需皆先卜後筮

劓截鼻五刑之一則截耳五刑所無呂刑
以劓則爲三苗五虐之刑易噬嗑上九
何校滅耳康成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未
審是劓否

呂氏春秋引仲虺言刑三百罪莫重於不

孝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
不孝殷周之刑豈煩簡相縣至此
召誥二月既望漢傳以爲周公攝政七年
之二月唐正義遂以洛誥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爲據非是洛誥七年乃洛邑
既成成王留周公治洛七年而卒也作
不知是何年皇極經世以爲在成王即
位之六年年庚寅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可見同日祭天地此
非常祭初立郊故祭漢說牛二天一后
稷一非是豈作洛大事止祭天而遺地
乎下社是社稷之社非地也漢說社稷
共太牢郊特牲曰社稷太牢今社稷異
牢

武成告於皇天后土孔氏以后土爲地泰
誓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又以后土爲社

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
然左傳又云勾龍爲后土豈勾龍爲地
乎地名后土社名后土名同而義異洪
武中合祀天地地神位書后土皇地祇
嘉靖中分祀北郊改書皇地祇大劉焯
小劉炫也

武王定鼎郊鄩欲遷而未遑召公先卜黎
水上以夏殷皆在河北故也卜而不吉

乃卜河南澗瀍之間爲王城吉又卜瀍
水東爲下都以遷殷民亦吉二地皆在
河之南洛之北今河南府是也厥後平
王遷是王城敬王遷是下都春秋昭公
三十二年城成周乃下都也顧氏云先
卜河北黎水者以近紂都爲其民懷土
重遷故先卜近以悅民

伏生書傳曰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
出入之子弟

成王乙酉即位時年十三周公攝政明年
三叔祿父淮夷奄人叛戊子始平之庚
寅營洛周公反政於成王而留治洛邑
丙申周公卒蓋攝政者六年留洛者七
年

漢儒以命公後惟告周公其後王命周公

後爲封禽父於魯爲周公後非是詳玩
經文君臣之詞是周公留後於洛成王
即辟於鎬漢儒又以王在新邑爲成王
居洛亦非王在猶行在蓋是年周公繼
召公至洛必以王命祭告郊社如今遣
官攝祭之禮惟宗廟未祭待成王躬親
之亦以留公告不可遣公祭也故於篇
終又叙戊辰烝祭祭雖冬禮之常告文

專爲留公治洛逸祝冊是祭廟祝文作冊逸誥是命公留洛誥命皆史逸作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言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漢儒以爲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

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康成以三亳阪尹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鞶韓西降谷也皇甫士安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蔡註立政用士安說註盤庚又用康成說二書亳同康成說是

殷三仁皆紂同姓又大臣恩義與國存亡
微子是帝乙元子故三仁自靖自獻之
時箕子欲微子去殷勿死以存宗祀箕
子比干自分必死微子當問時箕子答
言我不顧行遜比干無一言相答已而
比干諫死箕子諫值紂不甚怒囚之未
死其迹不同其心一也帝乙三子微子
啓微仲衍紂本同母兄弟但其母生二

微時尚爲妾進位正后乃生紂故謂二
微爲紂同母庶兄箕子勸帝乙立元子
將從之太史據法以爭曰有妻之子妾
之子不得立故立紂箕子比干皆紂諸
父比干封爵不可考司馬彪註莊子云
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紂既爲君箕
子爲太師比干爲少師微子亦爲執政
之卿又有商容膠鬲仲衍祖伊非無親

賢其如不用何

異姓之邦庶姓亦在其中凡伯叔之國曰同姓甥舅之國曰異姓於王室無親曰庶姓

自奄至於宗周歸於宗周以在周工往新邑即辟於周皆是鎬京成周是洛邑東郊是下都下都亦云洛邑其殷頑民遷於洛邑是也周官正義以豐鎬洛皆爲

宗周非是觀召誥王朝步自周至於豐畢命步自宗周至於豐可見專稱鎬京爲宗周

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階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垂側階去殯近故皆大夫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從近向遠也在門者守門兩廂各

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畢門即路寢門兩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王出在應門之內乃畢門之外也

周禮職金 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是周之贖亦止用之官府學校鞭朴之刑五刑有流而無贖言士則民亦無贖

穆王時五刑皆贖又不分士民

漢孔氏註九黎之君號蚩尤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楚語九黎在少昊之末孔註又言蚩尤爲黃帝所滅與史記同孔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之種類尚在故至少昊末復作亂康成曰九黎學蚩尤蚩尤霸天下者孔氏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應

劭云蚩尤古天子諸說不同今考黃帝
滅蚩尤於涿鹿之野在北鄙南蠻多黎
種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
也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苗與黎同
種庫成亦云三苗即九黎之後顓頊誅
九黎其子孫爲三國高辛衰復爲亂堯
又誅之舜攝位又竄之禹攝位又征之
孔註言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帝王所羈縻

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始皇
崩至孔可數十年古老及見其事故孔
云考之漢世內地無戎夷

秦誓之終周書也聖人有意焉非直與穆
公之寡過也秦伯益之後世本諸書甚
明益與舜禹稷契臯陶事堯皆有大功
德故禹薦益於天執大圭而命之曰爾
後人其昌舜禹身有天下稷契子孫有

天下後乎周而有天下者非益之後其
誰故曰繼周者百世可知也秦有國久
而有天下若是促者非益之劣於稷契
也始皇之暴忍悍毒促之也或曰臯陶
之後何以不有天下史不言益臯陶子
乎唐三百年臯陶之後也

五瑞引三圭二璧爲註是周禮不知唐虞
時如此否桓圭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

象所以安其上也長九寸信圭躬圭蓋
皆所以形爲琢飾文有龕縟欲其慎行
以保身皆長七寸或曰直者爲信其文
縟細曲者爲躬其文龕略穀璧蒲璧穀
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蓋琢爲穀
稼蒲葦之文經五寸凡圭廣二寸厚半
寸璧則內有孔外有玉其孔謂之好肉
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

謂之環

商聖賢之君在有天下後周在有天下前
故商治道盛而國祚減於周周國祚永
而治道劣於商夏禹功德兼隆而前無
太王王季文王後無太戊武丁祖甲故
其國祚治道皆不及商周漢唐宋歷年
亦永幸矣

書古文蒼頡舊體書有六體指事象形諧

聲會意轉注假借此造字之本蒼頡以
後字文雖變字體皆同周宣王以前皆
蒼頡體宣王時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
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
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故謂
之字字有六義至於三代不改及秦周
篆書焚典籍而古文絕許慎說文言秦
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

五摹印六署書七父書八隸書新莽改
定古文使甄豐校定六書一古文孔子
壁內書也二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篆
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書
秦隸書也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
書所以書幡信也蓋秦罷古文而八體
非古文矣

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

傳玄皆言蒼頡黃帝史官崔瑗曹植蔡
邕索靖言古之王也徐整言在神農黃
帝間譙周言在炎帝時衛氏言當在庖
犧蒼帝之世慎到言在庖犧前張揖言
其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四岳即許由故曰許太岳之後唐虞之際
四岳之功最大堯在位既久其工驩兜
伯鯀朋黨蒙蔽洪水大害堯寔憂切故

遜位四岳岳不受與廷臣同辭薦受舜
既爲百揆領衆職孜孜求才得群聖賢
若非四岳薦舜禍亂未可知也

上古教人之法不可考五倫之教自唐虞
始舜命契以五品不遜孟子所謂使契
教以人倫三代因之國學鄉學皆所以
明人倫也教之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是也夔教胥子

以詩歌聲律禹欲教頑讒以侯明捷記
書識颺其納言皆從容漸漬之道

有虞取人以九德夏因之周以六德六行
六藝惟商取人之途最廣孟子獨稱湯
立賢無方然尤重世臣舊族之選以故
商之君德最盛治道最隆

孝友德行第一事故曰行仁之本孝友全
而百行備矣張仲以孝友入佐天子君

陳以孝友出尹東都大舜以孝友爲天子

古先聖人稱神者三神農神堯神禹或曰神堯非堯號唐人以是尊高祖耳書不云乎受命於神宗

平王去豐都成周卽今河南府周公所營王城豐爲西周敬王又去王城而遷成周此乃下都卽所謂瀍水東也王城卽

東都澗水東瀍水西也故自敬王之後又謂王城爲西周下都爲東周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之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其他史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謚法言起於周公恐前此已有之但至周
公叙謚法增廣之耳堯曰神宗堯之先
又有文祖藝祖湯曰成湯又曰武湯曰
烈祖曰高后曰高祖曰神后曰武王守
成之主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由是
觀之謚與廟號周公前固有之

唐堯甲辰年卽位凡一百三年帝舜丙戌
年卽位凡四十八年大禹十年成湯十

三年武王七年

外家書言羚羊無一些氣味虎豹再尋他
不着九淵潛龍千仞翔鳳乎

天地華夷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狄流沙
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然中
國自漢武以末南境漸闢西北境漸蹙
東如故

唐一行言山河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

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
底柱王屋太行北底常山之右乃東循
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
南戒自岷山蟠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
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
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
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

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
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
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
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
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
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
河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

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
冀豫兗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
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
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揚三州表裏
之山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
不相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
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

南海一黑水爲是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䟽其上
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流
注交州卑處入海甚湧禹䟽其下流爲
九河所謂播爲九河也九江非禹所分
原有九水注於洞庭今九江府非禹貢
九江

漢史言匈奴漠南無王庭謂陰山之南黃

河之北也陰山在山西陝西之北河
流南折橫亘千里西出賀蘭東踰燕薊
而抵醫無閭重山連阜峻嶺懸崖隔閼
北狄過此山後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
里皆是砂磧無水草名爲太磧虜駐此
人畜皆乏食若不得據陰山之南必須
踰此石磧而居其北北卽漠北也漠南
無王庭者石磧之南陰山前後也武帝

遣衛青取朔方奪陰山險要皆爲我有
虜欲渡磧而南無駐牧之地故語及陰
山必哭虜騎馳突嘗在太磧之外三受
降城正在陰山山上瞭虜虜出沒踪跡
皆見我易防禦後世棄而不守虜得陰
山又入河套於是虜日強而中國困矣
中國之水南江爲大北河爲大四夷之水
北混同江南富良江東鴨綠江西流沙

河爲大

河不能決於底柱之上者河由兩山中行也出底柱則平原廣野又并受關東諸山之水水流益多水勢益大地形益卑水勢益急虞夏以前皆都在底柱之上商初都亳亦在諸山中書所謂適於山降凶德是也以後就水利反受其害以故殷數遷都至周之衰井田漸廢侯國

爭水利者築隄以包沃饒之利避水患者亦築隄以隣國爲壑隄日多水日束日失其性而致怒決溢之害不小然決而南奪淮而行害郡邑爲少決而北則無復九河故道原野被害遠矣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於淮小於江然郭時河非禹時

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
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
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
河往時河不過交豫今至徐揚江不
改於禹時也河亦何減於江哉魏莊渠
先生曰水氣旺則水形涸水氣涸則水
形旺北方水位也水氣旺於北土尅水
而水少南方火位也火氣旺於南水尅

火而水旺此天地自然相制之妙河在
北其形狹江在南其形濶亦是此理不
但南方爲然以四時言水氣旺於冬涸
於夏故夏間水漲冬間水消五行皆然
火旺於夏其燄不揚火囚於冬其燄反
烈洞燭此陰陽消息之理則五行之政
無難修矣此亦一說也

雍州貢織皮之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

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四瀆以其獨入於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
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
只四水 爲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
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
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
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夫謂之

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
今吳地三江直賦澮之大者豈足爲江
三江與九江九河音同蘇說謂岷山之
江爲中江岷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
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
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
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
得據今之江流而論古書也况江漢合

流同滙於彭蠡既滙而束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無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舊志西楚霸王廟在和州江中去岸五里今廟在陸地去江五里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在三

江中謬甚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於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堯者蓋須入山海

關從永平薊州方至交遠矣若屬青州
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
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交地
其狹

沱潛灘沮乃江漢河濟支流交多灘豫多
沮梁多沱荆多潛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於四海禹敷下土方
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其治意解

爲分別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
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
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益
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
綱領卽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
之要

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州無貢道止書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島與碣

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若梁州厥
貢惟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
傾因桓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
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
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
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
登舟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出處
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

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
行也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
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當爲一條浮于積
石四句爲一條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
洮卽桓西戎卽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
萊夷作牧也

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
城至於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

於碣山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
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於大岳王
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於南
河南河之山長於西河

江漢朝宗於海書於荊州者二水發源於
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荆
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
無所壅下有所洩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甸斷漸深
於被被遠於暨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
也讀朔南暨聲教者非是朔即朔方南
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
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
二導字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官春
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

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嶓對岷義仲對羲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官中殷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午陰陽正位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關係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

卽今長江鄱陽之

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大別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畝澮凡兩巷相交處卽成一大漾

弱黑河沅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

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
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
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
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
兩程子改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
何也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
子書宜別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揚四
子

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
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
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

其正爲難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
周南周末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
曰南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
之役南有戰陣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

命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

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
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
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楸木食
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
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嘗用之蓋無
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
思厚報之況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
言土飯也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貴盛故云
雖有姜姬無棄憔悴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
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
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
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成甫許也申被
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邶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
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
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群小爲衆妾
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
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爲去婦嘆出婦
詞妾薄命耳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
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

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轉申說無傳式微中露泥中注疏以爲衛二邑恐上言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伶州鳩論鍾簡兮賢人不得志仕於伶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

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公室矣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元侯呂叔王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

元侯朱子以執競爲 王後詩又曰此
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
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
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王又以樊
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
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
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

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
教行政隱遁則能使撓墉生物公羊傳
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
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
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
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
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
乎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
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
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
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
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
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
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
勲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乎王曰叔父

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
留待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
伯禽決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
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說亦不知何
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駟序曰頌
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
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也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爲右膈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疾死肉最潔美爲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脇死

最遲又次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嫌於殺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豕易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曰殪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爲雉雉長二丈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觀伐獫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

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
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若自稱者何也當
時召伯不宜出營謝樊侯不宜出城齊
吉甫詩意可見

潘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值相戲之詞惟
衛風外內亂禽獸行宣公上蒸夷姜下
通宣姜如雄雉苦匏所刺公子頑又蒸

君毋宣姜鷦鷯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
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稠第
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
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
之子然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

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
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
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魯
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
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卽
釐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
不與戰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
不逆后魯哀公曰冕而親逆不巳重
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巳重乎
此天子親逆之說也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

禍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
之朝臣願多賢實爲美事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

茹薏茅蒐茜地血蓐一也可染絳藐苳草
苳葵一也可染紫苳紫葳凌霄一也可
染皂蒟又名鼠尾亦可染皂

瓠葉序言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
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

人不以微薄而廢禮焉牛羊豕爲牲繫

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

副車朝祭者曰貳車兵戎者曰倅車田狩
者曰佐車皆謂之後車

賓之初筵言非射非祭不飲也射飲先飲
祭飲後飲將祭擇士先射於澤宮後射
於射宮大射射於射宮將祭擇士之射
也賓射射於朝諸侯來朝之射也燕射

射於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社皮侯賓
社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
與民射於州序也并主皮之射爲五射
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
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
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
取蕭合臍管蕤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
神於陽也

王有族會族燕之禮會禮無飲燕禮無會
大事有饗禮無飲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
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
八虞度閔天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
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
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
修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與禹則父
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
及文王云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
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舍晉侯
於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
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遲三妃

慶都簡

狄皆先有子帝十四妃之子摯堯契稷
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
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公劉自邠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
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旣去之後邠爲
狄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

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
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
祖類及古公也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其事蔑不
敗亡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
曰疾人重賦斂也威人峻刑法也強禦
掊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斂之
臣也何人斯曰爲鬼爲蜮巷伯曰緝緝

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 惡
讒人亂國是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榮夷公嗜利尹
氏私其親黨干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
婦人寺人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
安得不交侵乎

高禡卽先媒亦曰郊禡又曰人先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
太公爲尸祭岱召公爲尸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
陸產其醢水產

索祭群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令
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
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
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輶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
輶飲酒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婿車
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
用昕婚用昏請期用昕親逆用昏日入
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冰泮農
業起昏禮巳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

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命康侯稱弟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內則管蔡外則奄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

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
邑姜爲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
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
於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若以豕臣以犬
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修者孟任
割臂盟莊公華元登床盟子反又曰盟
皆用牛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
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
於主索祭祝於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
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
內饗爨煮肉廩爨米廩爨又名饗爨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
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
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

諸饌君婦徹邊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
器則同

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爲
兵戎馬二牛三四丘爲甸長轂一乘四
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戈輶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
馬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
也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
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左傳絜粢豐盛言爲谷則絜清在器則豐
滿

捷爲文學曰螟螣蟲賊四種蟲皆蝗也陽

祀駢牲陰祀黜牲此皆漢儒說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
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
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
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
瑟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
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

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二
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
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
三南六詩衆聲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
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
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
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
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

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庵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

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譁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徬徬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

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無乎
風大雅無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
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
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無風頌矣
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
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
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
解者益明讀者益略矧心浮氣不務沉

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
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
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
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
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
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即位中統

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和以捷聞還朝又庚申四月妥歡帖睦爾生是爲元順帝癸酉六月即位洪武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書稱順帝爲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

自生民以來困苦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鯀九年禹八年卽十七年困苦中間又

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見困苦事豈易得哉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西



